

锁

小戏集

50.7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董纪先

锁

小游戏集

本社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2.75印张 50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册

统一书号10105·352 定价0.24元

目 次

锁·····	张为共 (1)
渡口小店·····	戴征贤 (34)
夫妻心·····	祖深义 (55)
恭 喜·····	李海华 (63)

锁

（独幕话剧）

张 为 共

人 物

金砌堂 男，54岁，机械厂工会主席。

刘大贵 男，25岁，机械厂工人，原金砌堂的徒弟。

石国民 男。28岁，机械厂工人。

万素平 女，26岁，机械厂工人，石国民的妻子。

胡兰芳 女，35岁，机械厂劳资科干部。

〔这是现代的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城市里发生的事。

〔这里是机械厂家属院一隅，一栋新房子的尽头。

〔远处有两个高耸入云的烟囱，两股白纱一般的烟雾，从烟囱口袅袅而出，融进云间。烟囱下是一溜平的锯齿房。

〔观众只能看到一间新房子的正面，有门有窗，而看不到里面。门前往右有一石墩。

〔幕启：门是关着的，也没上锁。观众隐隐约约地听到很不合拍的歌声；象是从这间房子里发出的，又象是从别处传来的。一会儿——〕

〔金砌堂上，手中拎把扫帚，高兴地唱着：“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好，指出了我们前进的大目标……”〕

金砌堂 〔推开门，一看〕咦！这么干净啊，谁打扫的……
〔突然醒悟〕噢，是他，准是他！……我又落后喽！
〔把扫帚放在门边，将门扣上〕先把门锁上，再接他小两口。〔摸着胸口〕心里多年的疙瘩总算解开了！呵呵呵……〔下〕

〔屋内原来有人。先是晃门，又用脚踢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接着两扇窗户开了，这个女人伸出头来。她长得漂亮，头发略散，脖子上挂着金色的钥匙，钥匙下坠着一把锁，摆动在胸前——〕

胡兰芳 〔使劲拍窗台〕哪个干的好事！哪一个？是哪一个？
〔左顾右盼〕这不是成心捉弄人吗？〔无奈翻到窗外，小心又小心，还是摔在了地上。爬起后拍拍屁股〕真不吉利！我还没往里搬，就有人眼红了！
〔将门锁上〕哈哈，真感谢你呀，〔把钥匙挂在脖子上〕漂亮极了！……可惜年纪不饶人哪！

〔金砌堂上，他兴冲冲的，拿着一把锁。〕

胡兰芳 〔亲热地〕哟！老金师傅，你刚被选为工会主席，也没听说你请客呀。

金砌堂 噢？当工会主席还要请客？请谁啊？

胡兰芳 请谁？嘻嘻，我是抛砖引玉，你儿子志国不是就要参加工作了吗？起码我这庙里你得烧点香吧？

金砌堂 （不屑一顾）我不搞那一套。

胡兰芳 你这个人哪……

金砌堂 （看到门上的锁）嗯？（摆弄着）谁锁的？

胡兰芳 我。

金砌堂 （似乎不信）你？你锁门干什么？

胡兰芳 （笑了）鸡有窝，人有家，我总得先认认门吧！

金砌堂 （吃一惊）你要住这新房子？

胡兰芳 是啊，今天我就想搬进住呢。

金砌堂 哦！原来是你打扫的？我还以为是大贵呢。

胡兰芳 都按你想的，我就甭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欲走）

金砌堂 哎！你别走哇！

胡兰芳 （莞尔一笑）有事吗？需要我办的，尽管张嘴。

金砌堂 太好了，现在正要你帮忙。

胡兰芳 敢情！说吧，包在我身上，一帮到底！

金砌堂 好，请把钥匙给我。

胡兰芳 （吃一惊）什么？把钥匙给你？你不是大白天做梦娶媳妇吧，这可是领导亲手送给我的。

金砌堂 哦？领导送的？（略顿）哪个领导送的？

胡兰芳 （紧接地）给你，给你我咋办？

金砌堂 （不耐烦地）你先把锁开开再说吧。

胡兰芳 （护住钥匙）做一个芝麻大的官，就一朝权在握，

替自己打算，争住新房子，不管我们了！这样做你一天也不能站住脚！

金砌堂 （气得说不出）你！你……（一屁股坐到石墩上，拿出烟斗抽烟）

胡兰芳 （走至他面前）我要是你呀，早就把房子让给别人住了，省得有人在背后捣脊梁骨。虽说不痛，也不好受！

金砌堂 （耐住性）我问你，你凭什么住这房子？

胡兰芳 （矜持地）凭什么，凭领导的决定，这是孙科长亲自批准的。因为我孩子多。再说，我家门朝西总没这朝南的住着舒服。

金砌堂 这、这就是你的理由？

胡兰芳 （严肃地）这还不够！

金砌堂 搞计划生育，你偏偏不响应，硬是开后门生孩子。那么能干的老婆婆硬叫你给气走，分居了一年还不敢回来。你说你门朝西，门朝西的也不是你一家麻！

胡兰芳 你得了吧！（欲走）

金砌堂 （磕烟斗。急忙站起拦住她）小胡，你就没想想小石他两口？以前他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就是因为没房子住，结果被人家蹬了。现在结婚一年多了，公公婆婆和小两口都挤在一起。一间房子还不到十平方米，中间仅用一块塑料布隔起来，对付着住……有多少人给领导提意见，要求尽快给他们解决

住房问题……你看看万素平那个样，都怀孕几个月了，眼巴巴盼来了房子，我们就忍心……

胡兰芳 （打断他）嗨！我的大主席，你到底年过半百，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又打出小石的招牌，说得倒是怪动人的。

金劭堂 （仍耐住性）胡兰芳，你别这样说好吧？

胡兰芳 （轻佻地）算了吧，我可没工夫听你唠叨。（又欲走）

金劭堂 （又拦住她）你必须听我说下去！小石家那间破房子年久失修，山墙都歪了，随时就有倒塌的可能。现在那里又要盖大楼，他们家只好搬进从前的工棚里住，进门要弯腰，在里面站着还不能抬头，一不小心就碰个大疙瘩……咱就忍心不让他们住！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胡兰芳 讨厌！（急走）

金劭堂 （火了）你！……不让别人住，你也住不成！

〔他将手中的锁套在那把锁上锁住了。〕

胡兰芳 （转回来）啊！你才当上工会主席就不得了了。你等着瞧吧！（下）

金劭堂 别走！（追下）

〔石国民上。双手端着茶具。〕

〔万素平随上。推着半旧的童车，车上有一些杂物。〕

石国民 （兴奋地）素平，咱们的愿望可实现了！

〔站在窗口前往里看。〕

万素平 嗯，我真没想到……（眼里闪动泪花，用手一拭，也往窗里看）多亏咱们工会的老主席啊！

石国民 （挠挠着手）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再也不用为房子的事发愁了。

万素平 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们更要努力工作，把生产搞好，把我们厂建设好，让每一个工人都有这样的房子住。

石国民 （感慨地）多少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敢想过，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真是……

万素平 这是拖金师傅的福。不是他，咱还得和爹妈挤在一块呢！

石国民 就是棒！别听人家说我蔫，这个工会主席咱没选错。

万素平 还有我一票呢，常言说：人心是杆称嘛。

〔胡兰芳上，金砌堂追于后。〕

胡兰芳 （向后看着）累死你也追不上我。

金砌堂 拚上我老命也要追上你！

〔胡兰芳撞在小车上。〕

胡兰芳 （怪叫一声）真倒霉！

石国民 （同时）金师傅！

万素平 （一怔）小石，小万……我来晚了，没能去接你们。

胡兰芳 说得有多好听，还接人家，自己不搬进去就不错了！

万素平 （向她）你这话可冤枉金师傅了，本来是厂领导让他住的，他却让给了我们。

金劭堂 （低沉地）别说这个了……

胡兰芳 （故作一惊）哎呀，金师傅，你可真是个好工会主席呀，刚才我讲了错话，实在对不起。

金劭堂 没什么，没什么。

万素平 （向丈夫）就知道高兴，还不快给金师傅倒杯水。

金劭堂 （负疚地）不，我不喝。

胡兰芳 我不是工会主席，可以喝一杯吗？

石国民 （憨厚地）可以，可以，谁喝都一样。

万素平 （冷峻地）想喝你自己倒。（欲亲自给金劭堂倒水，无意中看到门上的两把锁）嘿，金师傅，你办事真保险，还上了两把锁呢。

金劭堂 （不安地）锁……

石国民 现在可以开锁了。

万素平 你就开开吧。

胡兰芳 哼哼……

金劭堂 （指着她）这锁，是她先锁上的。

万素平 是她？！

石国民 （自语）她可是个势力鬼呀。

金劭堂 她是孙科长亲自批准的。

胡兰芳 不信你们去问问！

石国民 （愕然地）是真的？

胡兰芳 我还能骗你？这点小事，不值得。

石国民 啊！（手中的茶具和盘失落地上）

金砌堂 小石……

〔停顿。一会儿——

万素平 金师傅，这房子是你让给我们的，也是厂领导同意的。我们就……就不能进去吗？（双手摇门）门啊，门啊！你究竟为谁开呀！（快要哭了，又忍住，把头一昂）

金砌堂 嗯！（一巴掌打在自己的脑壳上）孩子，别急，这事儿总会搞清楚的！我就去找老孙。（下）

万素平 （看着他的背影）金师傅，这成吗？（索性地）国民，咱走吧。

石国民 （扶她在石墩旁坐下）还往哪儿去呢？这间房子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

胡兰芳 （跟上前）希望？嘻嘻，好事刚刚轮到我头上，你们就气不过了？

石国民 （无言以对）你——

胡兰芳 还把东西摔在我门口，想放鞭炮是不是？

石国民 （憨笑）胡大姐，就劳驾你把锁打开吧。

胡兰芳 把锁打开？没这么容易。你们想住新房，我也想住新房；新房住着多舒服呀。遗憾的是孙科长偏偏把房子分给我了，我有什么办法？尽管我非常同情你们。

石国民 （也想讥讽她）你不是开玩笑吧！

胡兰芳 开玩笑？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拍胸脯）不信你们

扒开我的心看看好了。

万素平 （站起来，把丈夫拉到一边）国民，算了。好话都让你说尽了！谁不知道这房子是厂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分给金师傅的，怎么又会落到你手里呢？

胡兰芳 这是……你们应该明白，孙科长是专管后勤又抓基建的，他当然也有权力分配房子。

万素平 （上前一步）权力？什么权力？他有权这样做吗？即使安排，也得经过厂领导和工会同意。

胡兰芳 （轻蔑地）工会顶屁用。当初领导叫我当工会主席我还没干呢。别看我这个小小的劳资科干部……全厂的人事调动、招工、减员、工种调换、哪样不经我的手？谁不巴结我？谁不怕我？

万素平 我就不巴结你，我就不怕你！

胡兰芳 （尖刻地）你懂什么？黄毛丫头。

〔石国民急忙拽住妻子的衣角，不让她乱说，但无济于事。〕

万素平 （嘲弄地）喔，我黄毛丫头！你多美呀，全厂就数你漂亮……你的本事也最大，你生孩子可以不计划，一串又一串，你出门看电影，屁股后面还冒青烟哩……你多有能耐呀，不当官头上也带红冠，肉不多还真有嚼头呢……哈哈！

胡兰芳 （气极败坏地）……你！你个歪媳妇——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欲打）

〔石国民急忙上前求情相阻。〕

〔刘大贵上。他本来就是黧黑的脸，也不知何时又抹上一些煤黑，此刻显得更黑了。右手还握着一个八磅锤。〕

刘大贵 （将锤头往地上一杵）胡兰芳，又在耍什么威风！

胡兰芳 （稍一愣神，又笑了）这不是大贵吗？干吗来着？哟，看你的脸……

万素平 小刘！

石国民 大贵！

刘大贵 （向他两口）我正要去接你们，谁知金师傅的老伴把我叫住，说她家里已经断火了，急等着蜂窝煤烧饭；志国检查身体又不在家，我就给她打了一些碎煤，一直搞到现在。

胡兰芳 （乘机卖弄）呵，原来你脸上的煤黑是学雷锋搞的。瞧你这么俊俏的小伙子——来来，我给你擦擦，（掏出手帕）省得姑娘们看了发笑。

刘大贵 （厌恶地扬起锤）去去去！

胡兰芳 （无趣地）你呀，对我总是这个怪脾气。（溜下）
〔万素平取下毛巾擦去了刘大贵脸上的煤黑；石国民把他的大锤接下靠在石墩边。〕

刘大贵 （兴奋地）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市工会主办的工人夜校又要开学了！

石国民 （同时）真的？

万素平 官方消息，绝对可靠，我准备马上去报名，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坐失良机！

石国民 对！等咱们从夜校毕业后，立刻扩大青年技术革新小组，把咱厂那些破旧设备彻底改造改造。

万素平 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还谈什么学习，我和国民省吃俭用买来的技术书籍早都霉烂了。

石国民 （不由地叹口气）为这事儿，素平和我妈还吵了一架……大贵呀，要报名你自己去吧。

刘大贵 （不解地）你们……这是怎么了？房子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嘛！你们想要什么书？我买。先进屋再说吧。

石国民 （沮丧地）进不去。

万素平 （走至门前）看，胡兰芳把门锁住了。

刘大贵 （也走至门前）什么？什么？她锁门干什么？（扭头一看）她溜哪去了？

石国民 她要住这房子！

万素平 说这是孙科长分配给她的。

刘大贵 岂有此理！厂领导说话不算数呀？工会就不能做主？

万素平 人家是科长！有实权！

刘大贵 有实权又怎样？就是厂长也得讲理！

万素平 可惜你的嘴太笨了。

刘大贵 嘴笨锤不笨！（拿起锤欲砸锁）

石国民 使不得！使不得！你砸了她的锁，她不把你吃了。孙科长和她这样亲近，厂长、书记都让她几分呢，

你想，你能……

刘大贵 （紧接上）我一无老婆二无孩子，光棍一人怕个啥？

石国民 算了，算了，把事情闹大了，我们就更没希望了。

刘大贵 （将锤往地上一杵）哎！真叫人憋气呀！

万素平 （安慰地）大贵，我们不能连累你呀，胡兰芳的权势你是斗不过的。听嫂子的话，回去吧。啊？

刘大贵 （不在乎地）回去？回哪？胡兰芳是个老妖精，你们越是老实，她越是欺侮你们，吃着碗里，霸着锅里，非得跟她斗不行！你们尽管放心，有我大贵这把锤在，（举起锤）什么样的锁也休想锁住你的门！

石国民 嘿嘿嘿……

刘大贵 傻笑。这把锤你先给我拿着。我找金师傅去，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

〔石国民接过锤，放在门前。

万素平 金师傅到孙科长家去了。

刘大贵 哦？也好，我也去拜望拜望。党纪国法不是吃素的！（下）

〔停顿。

万素平 （叹气）咱们还是走吧。

石国民 咱也去找孙科长。

万素平 找孙科长？冻死我也不进他家的门！走吧，在这儿等到猴年马月还不知道怎样呢。

石国民 好不容易盼来一间房子，难道就这样没了？这茶瓶茶杯……

万素平 （似乎有些火）活该！你走不走？

石国民 （恳求地）再等一会吧，金师傅回来不就妥了。
（扫地）

万素平 如今的事儿难说……，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石国民仍扫地。

〔万素平见他不为所动，径自下。

万国民 （喃喃地）哼！有权有势的人干什么都容易，就是苦了我们这样的工人，有房不能住，连门都进不去。素平，你说，这个理谁来评呢？

〔此时，他才发现妻子已经走了，便推起小车，喊着“素平、素平”急下。

〔金砌堂上。嘴里叼着烟斗，步子略微迟缓。显得心情很不佳。

金砌堂 （寻觅地）人呢？……（自语）想不到，我真想不到……

还说什么要我按原则办事，这，这是哪家的原则？

（捏起门上的锁）你一张嘴都是漂亮话，办的却是缺德事！还不许我管我问！

〔胡兰芳悄上。

金砌堂 ……耻辱啊！你们这些人都为工人办了什么事？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你们住在亮亮堂堂的大平房里，安闲自在，无忧无虑，还硬把工人的房子锁住！

……得到重用的，偏偏还是你们呀……真叫人痛心哪！（狠劲地抽烟，其实烟早已灭了。一会儿，又突然地）大伙选了我当工会主席，对你们这些人，我就是耍管，就是要过问！

〔胡兰芳暗笑。〕

胡兰芳 （兴灾乐祸地）嘻嘻嘻，算了吧！大工会主席，识时务者为俊杰，与我过不去，就是与我们大家过不去！这对你、还有你的儿子又有什么好处呢？

（掏出一支烟）给，解解闷。

金砣堂 （不接烟……我戒了。）

胡兰芳 戒烟？这可是专为你买的。除了书记、厂长能抽着我的烟，还有谁？给、给！（又挑逗地）看好，着！（抛烟）

〔金砣堂不接烟。〕

〔胡兰芳急忙跑过去拾起烟，吹几吹。〕

胡兰芳 说实在的，我也替你抱不平。不过，十个指头还有长短呢，象你这样的好领导，打上灯笼都找不到。今晚上，我好好教训教训孙科长，叫他以后注意影响就是了。（再次递烟，命令地）接着。

金砣堂 （略顿）我不抽你的烟！

胡兰芳 什么？你敢蔑视我胡兰芳！

〔金砣堂突然举起大锤。〕

胡兰芳 （一惊）啊？要砸锁？

〔金砣堂不知何故又放下了大锤。〕